



锐
小说

我的朋友 堂吉诃德

徐则臣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锐
小说

我的朋友
堂吉诃德

徐刚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的朋友堂吉诃德 / 徐则臣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8

(锐·小说)

ISBN 978-7-5360-7586-3

I. ①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307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文 珍 杨淳子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我的朋友堂吉诃德
WO DE PENGYOU TANGJIHEDE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 |
| 开 本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|
| 印 张 | 8.25 2插页 |
| 字 数 | 157,000字 |
| 版 次 |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2.00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eph.com.cn>

目 录

露天电影	I
忆秦娥	25
我们的老海	49
养蜂场旅馆	73
逃跑的鞋子	95
如果大雪封门	III
九 年	133
我的朋友堂吉诃德	155
大雷雨	181
夜 归	201
奔 马	219
梅 雨	231
我的“短篇时间”（代跋）	256

露天电影



1

车子正跑着，顿了一下，又憋熄火了。司机爹啊娘啊地骂一通，让想方便的赶快下车。每次出故障他都让大家下车撒尿。男人在车左边，女人到车右边。水声相闻，但谁都不说。司机说得好，出门在外，穷讲究个屁啊。

下车的人很少，半个小时前他们刚撒过。下车的几个男女缩着脖子，毫无意义地往左右看，天上落下雨，不大不小，远看过去有些迷蒙，周围没有人。男人站着，女人蹲下。秦山原撑把伞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往远处走，他担心紧走一步就会把膀胱胀破。站在车边他尿不出来，都忍了四次了。一百米外有个村庄，房屋、树和草垛站在雨里。他得找个能遮挡住自己的地方。

还没走到村边的第一个草垛，车就发动起来了。司机大喊，快点！快点！秦山原觉得裆部急剧收缩一下，汗就

下来了。草垛周围一个人没有，真好。他缓慢地拉开裤子，世界此刻应该是慢下来，平静而漫长。一泡尿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的。秦山原打算把这个伟大的想法写进自己的著作里。司机一直在喊，快点，要走了！完了没有？还走不走啊？秦山原恨不能给那家伙两个耳光，可他结束不了，他觉得这是这辈子最长的一泡尿，没完没了，而且几乎是难以知觉的慢。

司机还在喊，不走我们走了！秦山原愤恨地转过脸，转回来的时候突然眼睛一亮，又转回去，他看见了草垛旁立着的界碑，上面刻着两个毛笔字：扎下。那两个字他认识，尤其是字里的飞白。

回到中巴车上，一车人的表情都诡异。司机对他嘿嘿地笑。秦山原拎着旅行包下了车，司机不笑了，说：“你干吗？”

“下车。”

“还早呢。”

2

要去的地方叫海陵，一个挺大的镇子。但秦山原决定在这个叫扎下的村子停下来。

他一路甩着鞋子上的泥，来到界碑下，蹲下来用手指在泥地上写“扎下”两个字，然后和碑上的字比较，已经

不像了。他扳着指头算了算，十五年。如此漫长，足够把头发一根根地熬白。秦山原掏出一根烟，打火机怎么也找不到，口袋和包都翻过了，可能丢在车上了。他叼着没点上的烟往村庄里面看，先看见一只鸡沉重地穿过空街面，羽毛被雨打湿。然后是一个挺着肚子的小孩，他看见了秦山原的花伞，接着才看见伞下的人。秦山原对他招招手，小孩慢腾腾地往这边走，赤着脚，裤子斜吊在圆鼓鼓的肚子上。他也打着伞，走到五步开外停下了。看起来有七八岁，大脚趾在泥水里钻来钻去。一直到秦山原站起来，小孩也没吭一声，就对着他看。秦山原只好开了一个滥俗的头：

“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小孩说，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我是谁？”秦山原笑起来，“回家问你爷爷你爸爸去。你爸是谁？”

“不告诉你！”小孩转身就跑，甩起来的泥水溅了秦山原一身。

小狗日的。秦山原忽然想起，很多年前他总用这四个字骂小孩。他对着小孩喊：“你看过露天电影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小孩头都没回。

“小狗日的，”秦山原说，“这个都没看过。”

小孩回了一下头，消失在某扇临街的门里。

秦山原背着包走过去，临街的人家和过去一样，门挨

门，门对门。他分不清那小孩进了哪个门。街面的宽度大概都没怎么变，不过各家的门楼都翻新了、高大了，黑的黑，白的白，脚底下也换成了青石板路面。秦山原满意地笑了，多少年前他就想象过这样一种黑白潮湿和温润的生活。那个时候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经过这条街，干涸的车辙总让他胆战心惊，担心一不小心就被摔下来。摔伤人无所谓，摔坏了机器麻烦就大了。他摔过，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其他哪个村子，胳膊肘上现存的一块明亮的疤痕就是证据。那次机器倒没出问题，他倒在地上，机器砸到一只倒霉的鹅身上，鹅死了，大队部代他赔了主人三块钱。

问题是没有一个人。秦山原看着发亮的石板路，努力回想这些门楼后面都住着谁，一个都想不起来。头脑真是不好使了，他想，一口气在这里跑了四年呢，都他妈忘了。他响亮地吐了一口痰。雨就停了，伞上一点声音没有，然后身后的一扇门吱嘎打开了。他回过头，看见一个老头扛着铁锨走出门楼。

“大爷，”秦山原收起伞，迈开步子就开始掏烟，“还认识我吗？”

老头把烟举在手里，歪着头看。秦山原抱着雨伞做了一个冲锋的姿势，“哒哒哒。”他说。

老头眼睛变大，小心地说：“你是，秦放映员？”

秦山原咧开嘴大笑，说：“您老人家还认识我！”

老头也跟着大笑，放下铁锨就回头推门，“快，进屋进

屋！”然后对院子里喊，“三里，三里，水！”

老头的儿子三十岁左右，端开水上来时，看着秦山原直发愣，老头说：“秦放映员，秦老师！”

三里腼腆地笑了，说：“我说眼熟呢，秦老师！我那会儿整天跟在你车后跑。”

“不光你，”秦山原笑起来，“你们一帮小屁孩都跟着追，问放什么电影。哎呀，一晃你们也都老婆孩子一大堆了。”

进来三里的老婆，也热情恭敬地叫秦老师。她是从下河嫁过来的。秦山原当年在周围的村庄里轮流跑，她报了一串秦老师放过的电影，搞得秦山原更高兴，笑声一波高过一波。多少年了，他们还记得。

“村里都说呢，”老头给秦山原点上烟，“秦老师是大知识分子，哪是我们海陵这小地方能留住的。你看看不是，一下子就去了省城。”

“没办法，上面要去，不能不去啊。”

“秦老师在那边干什么？还放电影？”三里问。

“瞎说！”老头白了儿子一眼，“秦老师什么人，还放电影！”

秦山原说：“在大学里教教书，闲了也写几本。都一样，挣口饭吃嘛，呵呵。”

“那就是教授了！”三里说，“电视里天天说教授学问大，日子过得好。”

“还不是一回事，一天三顿饭。”

大门开了，三里的老婆领了一堆人挤进院子。很多人一起开始说话。他们说电影、放映员、秦老师，还有人对他本人是否真的来到这里表示怀疑。三里的老婆在院子里就说：

“秦老师，大伙儿都来看你了！”

秦山原立在门前，看见二十多号人聚在院子里，男男女女，老人孩子，如果不是咧开嘴害羞似的笑，就是好奇地看着他。他们静下来，然后七嘴八舌地说：

“秦放映员。秦老师。《少林寺》。《南征北战》。《画皮》。”

老头说：“他们都认识你，都看过你放过的电影。”

可是秦山原不认识他们，一个都不认识。在他们脸上他几乎看不到一点十五年前的痕迹。他得意而又感激地扫过二十多张脸，还有人从门外继续往院子里进。感觉很好，是那种受尊崇和拥戴的感觉，有点像在大学的课堂里，他们像年轻的学生一样仰视他。当年他在海陵镇的所有村子里大体也如此，他总能说出别人没听过的东西，国内外的，天文地理的，他会说，一件旧事经过他的嘴，也像重新发生过一遍一样，他能替他们发现被忽略了多少年的细部和关节点。也就是说，他骑着一辆破载重车到处放电影时，很多人就已经这么看着他，老人尊敬地叫他秦放映员，让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叫他秦老师。那个时候秦山原也

有不错的感觉，黑漆漆的夜里，所有人都散落在黑暗里，他掌控一台他们弄不明白的机器，然后从他面前开始放出光明，一个个陌生的世界跳到一块巨大的白帆布上。

十五年前他就常常产生错觉，觉得那道光柱和一个个人物都是从他的身体里跑出去的。他觉得他是唯一知道的人，他给予他们多少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和美好的事情啊。为此他常常陶醉在放映机咔嗒咔嗒转胶片的声音里。

在一圈人之外，秦山原看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分站在两边。她们没笑，也没说话，微微地晃动身体。四十多岁的身体早就变形了，胸不是胸，腰也不是腰，皱纹也谨慎地上了脸，但你能看出来她们还是好看过的，在一群乡村女人里，如果认真仔细地看，也能把她们挑出来。她们皱着眉，脸有点红。

一个说：“是你吗？”

另一个几乎同时说：“真是你？”

然后两个人警惕地相互看看，都把眼光移到别处去。她们在对方脸上看见了自己。

秦山原说：“是啊，我是秦山原。”他在她们脸上什么都没看见，除了年老和色衰，而这些和他没有关系。也可能不是没关系，他觉得某几个心跳幅度大了点，但他不敢肯定。没法肯定，最短也十五年了。所以他对她们和其他人一起说：“谢谢乡亲们还记着我。这些年一直想回来看看，今天这事，明天那事，忙忙倒倒就给耽搁掉了。谢谢

你们来看我！”

最后一句是对她们俩说的，也可能人群里还有，只是没像她们那样单独站出来。然后老村长来了，秦山原还是认识的，每次他来扎下放电影，村长都陪他吃晚饭。他们握手，寒暄，说再见太晚。老村长说，幸亏去年大病不死，要不今天就吃不上十几年前的那些饭了。他对那老头招手，“老方，还记着当年吃的啥饭吗？今晚咱原样再来一顿！”

“做梦也记着哪，”老头说，“这就去，就怕秦老师已经看不上我的手艺了。”

秦山原这才想起这老头就是老方，当年大队部里的厨子，四年里吃了不知道多少顿他做的饭菜。好像那时候老方不太爱露面，总是提前就把一桌酒菜摆放好了。

天放晴了，但是已经黄昏，院子里暗下来。秦山原去找刚才的那两个女人，不见了，他在人群里迅速地看一遍，也没发现。她们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。

3

晚饭盛大。菜之外，人多，热情，所有人都向他敬酒。村子里头头脑脑的官都到了。还有一个白皙丰满的妇女主任，酒风泼辣，她向他敬酒，说：“秦老师，喝！”

秦山原说：“喝！”连着两杯，头开始有点转。微醺时想，当年有这么好的女人吗。

老方宝刀不老，菜做得还是那么好，秦山原记得那会儿最愿来去的村子就是扎下，老方的菜是原因之一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“想当年”。他们说起秦山原当年满腹才情，如何给大队部和粮食加工厂撰写春联，如何给新婚的庆典上即兴朗诵祝词，如何喝了一斤粮食白酒然后用秃毛笔写下“扎下”的界碑，如何在领导面前据理力争给扎下送来了乡亲们都爱看的电影，以及如何帮着老村长写了一份小边的鉴定。这最后一件事在扎下已经流传成一个段子，这段子使得秦山原在从没见过他的扎下人耳朵里也不陌生。

有个叫小边的小伙子要去镇上的扎花厂做临时工，扎花厂要村委会出一份小边的品行鉴定。老村长为难了，能出去当然好，小边人也不错，就是手脚有点不干净，偷过几只鸡，摸过几只狗，不算大问题，但在鉴定里不表现出来又不合适，那是要盖公章的。老村长就请教秦放映员。秦山原说这简单，就写：“该同志手脚灵活。”搞不清是夸还是骂，老村长大喜。就这么写了。小边在扎花厂干了半年，被开除了，他没事喜欢顺手牵羊捎点东西。厂领导很不高兴，抱怨老村长举人不当。老村长说，我们可是一点没隐瞒，不是说了嘛，“该同志手脚灵活”。厂领导哭笑不得。

这段子再说出来，依然博了个满堂彩。秦山原想，当年还真有两把刷子啊。

前村长孙伯让最后一个敬酒。孙伯让举着酒杯说：“秦

老师，听过孙伯让的名字吗？”

秦山原摇摇头，说：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秦老师贵人多忘事。”孙伯让说，“我帮你看过放映机。那年你三十我二十六。”

秦山原笑笑说：“谢谢伯让兄。那时候我喜欢熬夜看书，放电影时常犯困，所以总劳兄弟们帮忙。谢谢啦。”

“别谢，秦老师。我跟秦老师学了不少东西，电影都会放了。”

大家都有了兴趣，伯让竟会放电影，头一回听说，真的假的啊。

孙伯让说：“会放也放给秦老师看。秦老师，我敬你！”

秦山原又喝了两杯。

从饭桌站起来时，秦山原两脚底开始发飘。喝大了。很多人都喝大了。妇女主任跟秦山原握手告别，无比遗憾地说：“可惜没机会再看秦老师放的电影了。”

“露天电影还有吗？”

“早没了。有钱的在家看影碟机，穷点的就看电视。”

然后大家又感叹一番露天电影的消失才各自散去。按照饭桌上的商定，秦山原今晚到孙伯让家住。大家都希望秦山原住到自己家，孙伯让说，谁都别和他争，他跟秦老师学会了放电影，算半个学生，家里也宽敞，就一个人，到处都是地方。

秦山原说：“你家人不在？”

周围一下子静下来。孙伯让倒是笑了，说：“老婆跟个放电影的跑了，十几年了。”

秦山原看看别人，好在不是所有人都盯着自己。

“跟秦老师没关系，”孙伯让说，“你之后的放映员，姓丁，那狗日的。”

秦山原松了口气，哦。

4

出了老方家的门，从黑暗里冒出一个更黑的小影子，吓了秦山原一跳。小黑影说：“我爸叫顾大年。”

孙伯让揪了一把小黑影的耳朵，“回家睡觉去。”

“我想看露天电影。”小黑影又说。

秦山原听出他就是下午见到的那小孩，故意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臭蛋。我爸叫顾大年。”

“儿子，回家睡觉去！”孙伯让又要揪他耳朵。

秦山原说：“你儿子？”

“干儿子。大年你一定也不记得了，当年也帮你看过放映机。”

秦山原又说，哦。

臭蛋不回家，一直跟着他们，孙伯让怎么赶他都不走。孙伯让说，那好，过来背包。臭蛋就背起秦山原的旅行包，

像条不吭声的小尾巴。路面油亮亮的黑。孙伯让建议到处看看，秦山原说好，这一趟来海陵就为了到战斗过的地方怀怀旧。

他们经过当年的大队部和放电影的小广场，都成了遗址，遗址上是新的房屋、街道和白杨树。孙伯让指着一家窗户里泻在地上的一块灯光说，这儿是放映机的位置。“你坐在椅子上，”孙伯让比画着，“光从这里出来。”秦山原就想起那时候整个扎下都围在他身边，那些鲜嫩美好的女人也凑过来，他闻到她们身上温暖的香味，她们一次次把眼光从银幕移到他身上，他看见她们的眼睛里闪闪发亮。他知道她们想和他说话，或者干点别的。有时候他也会向其中一个招招手，动作很小她也能看得见，然后他们前后脚离开电影场。

“你困了我就帮你守着放映机，”孙伯让说，“有时候也会是大年、文化和江东他们。如果你一个晚上都不在，我们就帮你换片子。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放电影。”

“是么，”秦山原怎么也想不起当时那些女人的样子。她们变得相当抽象，只是新鲜、羞怯、紧张、虔诚、热烈、丰满、光滑和弹性等一系列形容词。他把她们带到一个个没人的地方，四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这些形容词里度过的。那么美妙的好日子怎么就忘了细节呢。“年轻时就缺觉，安静下来三分钟就瞌睡。多亏兄弟们了。”

孙伯让说：“再走走。”